



文中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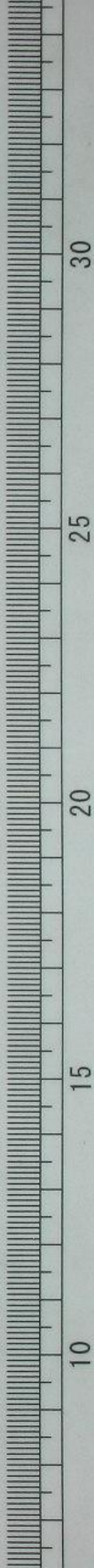
一一三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3

|



文庫 17
W13

山陰先生閱

文中子

大阪書林

積玉圃補刻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
土岐善吉唐氏寄

010165492682

文中子中說序

周公聖人之治者也後主不能舉則仲尼述之而
 周公之道明仲尼聖人之備者也後儒不能達則
 孟軻尊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聖人之修者也
 孟軻之徒歟非諸子流矣蓋萬章公孫丑不能極
 師之奧盡錄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闕房杜諸
 公不能臻師之美大宜其教故王氏續經抑而不
 振中說者子之門人對問之書也薛收姚義集而
 名之唐太宗貞觀初精修治具文經武略高出近

古若房杜李魏二温王陳輩迭為將相實永三百
年之業斯門人之功過半矣貞觀二年觀去御史
大夫杜淹始序中說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進用為
長孫無忌所抑長上而淹尋卒故王氏經書散在
諸孤之家代莫得聞焉二十三年太宗沒子之門
人盡矣惟福時兄弟福時文中子幼子時音止傳授中說於仲父
疑始為十卷今世所傳本文多殘缺誤以杜淹所
撰世家為中說之序杜貞觀二年卒今世所傳本乃貞觀二十三年序又
福時於仲父疑得關子明傳疑因言關氏卜筮之

驗且記房魏與太宗論道之美亦非中說後序也
蓋同藏緗帙緗音相帙直質反卷目相亂遂誤為序焉逸
家藏古編尤得精備亦列十篇實無二序以意詳
測文中子世家乃杜淹授與尚書陳叔達編諸隋
書而亡矣叔達依撰史入隋書今亡關子明事具於裴晞先賢
傳今亦無存故王氏諸孤痛其將墜也因附于中
說兩間且曰同志淪殂殂音祖帝閣悠邈文中子之
教鬱而不行吁可悲矣此有以知杜淹見抑而續
經不傳諸王自悲而遺事必錄後人責房魏不能

揚師之道亦有由焉夫道之深者固當年不能窮
功之遠者必異代而後顯方當聖時人文復古則
周孔至治大備得以隆之昔荀卿揚雄二書尚有
韓愈柳宗元刪定李軌楊倞註釋亮其反况文中子
非荀揚比也豈學者不能伸之乎是用覃研蘊奧
引質同異爲之註解以翼斯文夫前聖爲後聖之
備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離聖而異驅捐古而近
習而能格于治者也皇宋御天下尊儒尚文道大
淳矣修王削霸政無雜矣抑又跨唐之盛而使文

中之徒遇焉彼韓愈氏力排異端儒之功者也故
稱孟子能拒楊墨而功不在禹下孟軻氏儒之道
者也故稱顏回謂與禹稷同道愈不稱文中子其
先功而後道歟猶文中子不稱孟軻道存而功在
其中矣唐末司空圖嘜功廢道衰乃明文中子聖
矣五季經亂逮乎削平則柳仲塗宗之於前孫漢公
廣之於後皆云聖人也然未及盛行其教噫知天
之高必辯其所以高也子之道其天乎天道則簡
而功密矣門人對問如日星麗焉雖環周萬變不

出乎天中今推策揆影庶髣髴其端乎大哉中之
爲義在易爲二五在春秋爲權衡在書爲皇極在
禮爲中庸謂乎無形非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
不蕩於虛無下不局於器用惟變所適惟義所在
此中之大略也中說者如是而已李請問聖人之
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又問彼之說曰彼道
之方也必也無至乎魏徵問聖人憂疑子曰天下
皆憂疑吾獨不憂疑乎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
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舉是深趣可以類知焉或
有執文昧理以模範論語爲病此皮膚之見非心
解也逸才微志勤曷究其極中存疑闕庸俟後賢
仍其舊篇分爲十卷謹序

文中子中說

篇目

- | | |
|-----|-----|
| 王道篇 | 天地篇 |
| 事君篇 | 周公篇 |
| 問易篇 | 禮樂篇 |
| 述史篇 | 魏相篇 |
| 立命篇 | 關朗篇 |

總評

程伊川曰。王通隱德君子也。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傳會。不可謂全書。若論其粹處。殆非苟楊所及也。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

晁子止曰。王通行事。於史籍無考。今觀中說。其迹往往僭聖人。模擬竄竊。有深可恠笑者。獨貞觀諸將相。若房杜李魏二溫王陳。皆其門人。予嘗以此為疑。及見李德林關朗薛道衡事。然後知其皆妄也。通生於開皇四年。而德林卒以十一年。通適八歲。

固未有門人。通仁壽四年嘗一到長安。時德林卒已九載矣。其書乃有子在長安。德林請見。歸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沾襟。關朗在太和年矣。而其書有問禮於關子明。隋書薛道衡仁壽中出爲襄州總管。至煬帝即位召還。本紀仁壽二年九月襄州總管周瑤卒。道衡之出當在此年矣。通仁壽四年始到長安。是年高祖崩。蓋仁壽末也。又隋書稱道衡子牧初生即出繼族父儒。養於儒宅。至於長成不識本生。其書有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語子牧曰。汝往事之。用此二事推焉。則以房杜輩爲門人。抑亦可知矣。

王氏揮塵錄曰。文中子隋末大儒。歐陽文忠公宋景文修唐書。房杜傳中略不及其姓名。或云其書阮逸僞作。未必有其人。然唐李習之嘗有讀文中子。而劉禹錫作王荦卿墓誌序。載其家世行事甚詳。云門多偉人。則與書所言合矣。何疑之有。又皮日休有文中子碑。見于文粹。

朱晦菴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

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言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楊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假於三子。是又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

楊升菴曰。文中子一書。格言至論甚多。若其中折洗論語之文。描畫孔門之像。若吳楚僭王者名號。兒童學長者拜揖者。皆其門人之罪也。誠舉一條。如云陳叔達行令郡縣。而盜不止。聞文中子門人心化之言。退而靜居三月。而盜賊出境。此段明是糝點。便盜賊三月入境。鋪資餼牽又竭矣。不出何待。又以爲功。不亦迂耶。

胡元瑞曰。文中子不特房杜諸人可疑。仲淹子福時。福時六子。勳勸勸助。皆盛有文名。而勳勸位皆公輔。乃迄無能爲厥祖闡揚潛懿者。殊自難

曉。又按勃傳稱祖通隋末大儒。後世謂史全不載亦非。

文中子纂事

河汾韓子王壬

世系

按後漢書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并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侯霸遜立干霸湯閹毀之遂止以病歸連徵不至以壽終

○霸

漢徵君
潔身不仕

○殷

十八代祖
也為
太為
守家
中
而
以
春
秋
周
訓
間
里

○述

十四代祖
也著
義
統
公
府
辟
不
就

○寓

九代祖
也遭
懷
之
難
遂
東
遷

仕慕 容氏 為上 谷大 守見 玄謨 傳

秀

與罕 皆以 文學 顯

玄則 南史 弟見 皆從 玄載 玄象 玄護

字彥法 以 儒術進 仕 宋歷太僕 國子博士 江九號王 先生

煥 江州府君

字彥德 宋武帝辟為從事 元嘉中補參軍領汝陰大 守後終光祿大夫開府儀 同三司領護軍將軍遷南 豫州刺史加都督薨謚莊公

蚪

始北 事魏 太和 中為 并州 刺史 家河 汾曰 晉陽 穆公

音

同 州 府 君

傑

濟州 刺史 封安 康公 謚曰 獻

隆

建

何奉 考易於施父

字伯高 文中子父也 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 千餘開皇初以國子

博士待詔雲龍門出 為昌樂令遷荀氏銅 州遂不仕

字叔仕太宗朝為 諫議

芮城府君 子之兄也為芮城令

通 字仲淹開皇四年銅州夫人經山梁履巨石有娠而生詳

福郊

凝 字叔怡貞觀初釋褐為監御史世為胡燕令號太原府君

福時

績 字無巧大業中幸孝廉性潔清尚書省求為六合丞武德初待詔門下省求為大樂丞

靜 季弟也薛叔字之曰保名

勳 經州刺史

勳 第進士歷鳳閣舍文館學士

勃 字子安中對策高第署沛王府修撰後補虢州參軍與勳勳皆有文名

助 字子功第進士除監察御史裏行

劼 與助皆以文顯

勸 亦有文並見唐文

年表

甲辰	隋文帝開皇四年	甲寅	十四年
乙巳	五年	乙卯	十五年
丙午	六年	丙辰	十六年
丁未	七年	丁巳	十七年
戊申	八年	戊午	十八年
己酉	九年	己未	十九年
庚戌	十年	庚申	二十年
辛亥	十一年	辛酉	改元
壬子	十二年	壬戌	二年
癸丑	十三年	癸亥	三年

隋文帝開皇四年
文中子始生

文中子始知書

銅州府君告以元經

銅州府君歌伐木以命之於是有四方志

仁壽

至長安見隋文帝獻十策不用東歸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巳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煬帝大業元年									
一微不至門人									
自遠而蓋千餘人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以著作佐郎國子博士徵並不就			子寢疾七日而終						
越十年戊子實唐太宗正觀二年也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說及文中子世家又越二十有一年己酉實貞觀二十三年也福時傳授中說於仲父凝									
								楚公召尚書召子往署蜀郡司戶不就	

文中子中說卷第一

王道篇

阮逸註

項當作此疑傳寫之誤

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六世矣上黨有銅堠縣未嘗不篤於斯斯文然亦未嘗得宜其用不遇特退而咸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志記蓋先生之述曰時變論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經決錄五篇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矣晉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王霸之

業盡矣安康獻公之述曰皇極謹義九篇其言三

才之去就深矣銅川府君之述曰興衰要論七篇

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自先生至銅川文中子世家言之備矣時變論至興

衰要論今皆亡六代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也余小子獲覩成訓勤九載

矣大業元年自長安歸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

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因祖德考子謂董常

曰吾欲修元經稽諸史論不足徵也董常字履常弟子亞聖者

元經春秋異名也義包五始故曰元經史論謂歷代史臣於紀傳後贊論之類是也吾得皇

極謹義焉去就適中權衡褒貶吾欲續詩考諸集記不足徵

也前賢文集所記吾得時變論焉化俗推移以正風雅吾欲續書按

諸載錄不足徵也史官載言所錄吾得政大論焉王言大道其制

明董常曰夫子之得蓋其志焉非以文體子曰然子謂

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薛收字伯褒隋內史道衡之子昔聖謂孔子

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史有記言求言

則制度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史有明得矣

化則詩明矣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

皆當史有記事稽邪正則法當矣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

也故聖人分焉職言載事明得失皆史職也職同體異故曰分文中子曰

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史記漢書而下

制紛紛多且亂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

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

乎四者由紛亂故子不豫屬疾聞江都有變大業十三年煬帝幸江都官宇

文化及泫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隋自漢末亂至

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唐太宗行

堯舜之道而文中子已死文中子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若

之何自孔子孟軻已來董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

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各得其所秦長安隋都也

謂續經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

六國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

六國燕王喜魏王假齊王建楚王負芻韓王安趙王嘉也亡秦始皇也秦竊皇之名無綱紀之實

漢之統天下也其除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

乎變民耳目自使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

六代註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乎三百篇

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

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告也告猶貢也貢

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白晉惠帝永平元年至隋開皇

十年凡元經可得言必不與乎言必薛收曰始於晉惠

何也惠帝各喪武帝子也政由賈子曰昔者明主

在上賞罰其有差乎言不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

者也其以天下無主而賞罰不明乎晉惠猶薛收

曰然則春秋之始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周平

王之子王室衰微東遷居洛魯隱公惠公之子平王同時子曰其然乎而人莫

之知也後人不知代行衰周之法謂薛收曰今乃

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

下矣周公上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

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春秋元經行不其

深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仲尼没而文在

茲乎前聖後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

為乎孟子曰大而化之謂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在神

中易子述元經皇始之事歎焉後魏門人未達叔恬

曰王疑子叔恬子之弟也為御史彈侯君集為長

太子之歎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

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後魏三才其捨諸德被

地命之也人子聞之曰凝爾知命哉子在長安楊

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

楊素字處道煬帝時為司

鍾律隋樂多從夔議李德林字公輔佐命掌庫子

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

日言政而不及化上正下日政夔與吾言終日言

聲而不及雅知音為聲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

不及理修詞為文門人曰然則何憂子曰非爾所

知也二三子皆朝之預議者也預朝今言政而不

及化是天下無禮也知正人不知使人從言聲而不及雅是

天下無樂也知文音不知和德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

文也知華辭不知實道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禮

樂崩文喪門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蕩傷周室大

六下可憂門人皆霑襟焉哀隋將亡子曰

或安而行之聖人或利而行之賢人或畏而行之

中人及其成功一也稽德則遠功則同而聖賢賈

瓊門人習書至桓榮之命續書有桓榮之命篇榮

日洋洋乎光明之業光武天實監爾能以揖讓

終乎初光武立東海王強為太子強讓其弟陽陽

終讓成是謂明帝蓋天命授陽而使榮傳之所以繁師玄未將著北齊錄以告子李德林父

美也

齊書王邵有北齊志師玄撮其要為錄子曰無苟作也勿苟且表越

公以食經遺子子不受曰羹藜含糗無所用也答

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越公揚素也食經淮南王撰虛仁宗崔浩亦有之酒誥云越小大邦用喪亦固非酒惟辜洪範三德云

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時

素專政故因答子曰小人不激不勵不見利不勸

勵勸皆靖君亮問辱門人未見子曰言不中不中節行不

謹不謹辱也言行榮辱之主也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

乎變變六道也孔子曰三年有成九成一故樂至

九變而淳氣洽矣樂仁之聲也裴晞曰何謂也喻子之勇傳未

見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

王化始終所可見也象成功而形容其德一而變九而成見王化之然故

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

窺也鳳皇何為而藏乎引古今子曰封禪之費非古

也費費莊國用也三代已前無此禮齊桓公欲封太山禪梁甫管仲言七十二君須得遠方珍貢

乃可封禪特設詞諫止耳非典禮所載之實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

心乎始皇東巡上太山立石封祠下禪梁甫以頌秦德漢武帝用齊人公孫卿言封禪登仙遂

升中岳又上太山封土有玉牒使方士求神仙千

數無驗而迴此皆夸侈以欺天下非事天我誠之

本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家國皆然子曰

無教之國其刑必平無幸免則多歛之國其財必

削既富侈則子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

相子曰杜如晦若逢其明王於萬民其猶天乎杜

晦字克明唐太宗時朝政典章文物皆杜所定董常房元齡賈瓊問曰何

謂也疑稱天子曰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歛之

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

臣萬類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杜氏之任不謂

其猶天平用无跡物自化天也太宗治丰歲斷死

千里不齎糧王道盛矣非如天之効歟吾察之矣矣目光惚然心神

忽然恍惚此其識時運者憂不逢真主以然哉知

運亡又未遇太宗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

費而民不勞何也書稱四嶽此言子曰無他道也

兵衛少而徵求寡也備則子曰王國之有風天子

與諸侯夷乎黍離列於國誰居乎居音姬禮幽王

之罪也幽王惑褒姒廢申后故始之以黍離於是

雅道息矣王國十篇子曰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

以制禮矣治臻皇極則五行各叙故四靈為畜則

王者可以作樂矣仁及飛走則龜龍麟鳳子遊孔

之亦世不伯
法用準巡惟王

子之廟漢已後郡國立孔子祠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兄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春秋

君父尊詩序人倫夫婦正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言無窮王

孝逸曰夫子之道豈少是乎孝逸未見夫子子曰

子未三復白圭乎貴言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

母鞠我而不能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

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孔子生民之

師大於生我吾子汨彝倫乎不可汨亂孝逸

再拜謝之終身不敢臧否章鼎請見子三見而三

不語恭恭若不足章鼎未見不言鼎出謂門人曰

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言之化不殺之嚴矣不得

而得楊素謂子曰天子求善禦邊者素聞惟賢知

賢敢問夫子子曰羊祜陸遜仁人也可使祜字叔

平吳以祜督荊州祜緩懷吳人吳之降者欲去則

聽之遜字伯言為吳大將軍攻曹襄陽獲生口即

還之二素曰已死矣何可復使不悟子曰今公能

為羊陸之事則可知不能廣求何益通聞邇者悅

遠者來折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折衝也衝直

猶辯縱橫

晏子用此子之家六經畢備朝服祭器不假不假

曰三綱五常自可出也正家以子曰悠悠素餐者正天下

天下皆是王道從何而興乎功食多無子曰七制之

主其人可以即戎矣續書有七制皆漢之賢君立

武孝宜光武孝又武之功業者高祖孝文孝

明孝章是也不可視猶朋友也哭拜而受手不可視

哭寢則太親不可視於寢門之外拜而受手知生

野則太疎故折中於寢門之外哭拜而受手知生

彼甲我失其助故拜之裴晞問曰衛玠稱人有不及可以情

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何如玠字叔寶善談玄理

子曰寬矣量寬曰仁乎寬似子曰不知也仁道至

阮嗣宗與人談則及玄遠未嘗臧否人物何如大非但

籍字嗣宗子曰慎矣慎言曰仁乎慎似子曰不

知也仁非子曰恕哉凌敬凌敬未見視人之孤猶已也

以已心為人之心曰恕孟子曰子曰仁者吾不得

而見也得見智者斯可矣吾幼以及人之幼是恕也子曰仁者吾不得

見義者斯可矣仁無為而理智達於未亂如不得

見必也剛介乎剛者好斷介者殊俗剛必果薛收

問至德要道子曰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

行乎行成德德成道德禮不云乎至德為道本周禮

師氏三易不云乎顯道神德行係辭子曰大哉神

德云

乎所自出也本諸身至哉易也其知神之所為乎

無體則子曰我未見嗜義如嗜利者也和而有宜

無用子曰我未見嗜義如嗜利者也和而有宜

利子登雲中之城漢雲中郡望龍門之關河中有

曰壯哉山河之固賈瓊曰既壯矣又何加焉子曰

守之以道險不降而宿于禹廟觀其碑首曰先君

獻公之所作也其文典以達文未子見劉孝標絕

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於是乎不可謂

知人矣劉峻字孝標性率多毀時任助死有子西

友然又彰任公不見辯命論曰人道廢矣峻又有辯命

論言管輅才高不遇乃謂窮達由天殊不

由人是不知命廢人道也子曰使諸葛亮而無

死禮樂其有興乎孔明言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志

功成子讀樂毅論曰仁哉樂毅善藏其用智哉太

治定初善發其蘊夏侯玄字太初著樂毅論言不拔即

兼并齊國而已仁哉美毅不屠城善藏子讀無鬼

用也智哉美太初能發明毅之仁也論曰未知人焉知鬼

既瞻作無鬼論謂可以辯幽明蓋不知聖人不語之直

文中子中說卷第一

文中子中說卷第二

天地篇

阮

逸

註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圓動地

靜之中也中也子曰智者樂其存物之所為乎物將自化

利之故樂仁者壽其忘我之所為乎我忘厥功

子曰義也清而莊姚義傳未見靖也惠而斷李

本名藥師其屬韓擒虎伏威也和而博寶威字文

其善論兵惠物而勇斷收也曠而肅薛收體曠瓊也明而毅賈

兄也和容淹也誠而厲杜淹字執禮隋隱士太白山玄

齡志而密房喬字玄齡隋彥謙之子也志精而用密徵也直而遂魏徵字玄

成直道而遂行大雅深而弘溫大雅字彥弘量深而寬弘叔達簡而正

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之幼子也簡靜中正若逢其時不減卿相然禮

樂則未備史大夫玄齡為司空徵為太師大雅叔或曰董常何人

也子曰其動也權權變才也其靜也至至極性也其顏氏之

流乎動之微者其庶幾乎靜之極者其屢空乎叔恬曰山濤為吏部拔

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歿之後天子出其奏于朝然

後知群才皆濤所進如何子曰密矣山濤字巨源為吏部典選

十餘年天下稱為得士然更非吏隱非隱是密而已曰仁乎似志子曰吾不

知也李密見子而論兵密字法主襲爵為父與楊玄感謀亂自謂能兵子

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與也孤虛兵家子不答

術李伯藥見子而論詩伯藥字仲規德林子也論南朝詩子不答

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魏應璩劉公幹

分四聲八病四聲韻起自沈約八病未詳剛柔清濁各

有端序語健為剛音遠為柔標逸則清質實則濁音若填麓填土音剛而濁麓竹

而夫子不應我其未

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

音柔而清周禮小師掌頌銳上平底六竅麓橫吹七孔

文子

連五常

風化夫婦三綱之首也

於是徵存亡辯得

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

也歌緘竹則知衛風歌板屋則知秦俗 聖人采之

以觀其變詩官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齊梁文弊之末也

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子曰學者博誦

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

義學文本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

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也薛道行時為內史侍郎知

文中子聖人謂不子曰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

吾未之見也奢罕子謂魏徵曰汝與疑皆天之直

人也徵也遂疑也遂果行也若並行於時有用

捨焉遂行子謂李靖曰疑也若容於時則王法不

撓矣不撓李靖問任智如何子曰仁以為己任小

人任智而背仁為賊盜亦有道君子任智而背仁為亂

攻異端薛收問仲長子光何人也子光字不耀遊于河東人問者

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

天以形言之則人以道言之賈瓊問君子之道子

則天禮曰安則久久則天

曰必先恕乎曰敢問恕之說子曰為人子者以其

父之心為心孝則知父之慈為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為心

身則知兄之友推而達之於天下斯可矣至孝近王至悌

天下可謂君子子曰君子之學進於道濟天下小人之學進

於利營身楚難作使使召子子不往謂使者曰為

我謝楚公楊玄感襲封楚國公舉黎陽叛故曰難作天下崩亂非至公

止誠不能安苟非其道無為禍先非應天順人則禍已李密

窮之略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易為輕易之易

也不可以天下民之命李密出子謂賈瓊曰亂天

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念禍愛強而願勝神明不

與也竟叛伏誅子居家雖孩孺必狎威不其使人也雖童

僕必斂容不慢子曰我未見知命者也命天命也德命於天而心

復於性是謂知命孔子五十一而知天命孟子子曰盡其心則知性知性則知天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

命是則命非性無能知者文中子數子曰不就利

不違害不強交不苟絕四者惟義所在惟有道者能之有道

義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

其饑且庶人之職也舜在畎畝志存天下亡職者

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得逃乎不仕即農子藝黍

登場歲不過數石以供祭祀冠婚賓客之酒也成

禮則止子之室酒不絕禮不關薛方士問葬方士未見

子曰貧者斂手足富者具棺槨孔子謂子路曰斂

有棺封域之制無廣也古不封不樹孔子謂不可

丈尺不居良田農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為禮

帝王陵惟漢文及唐太宗無珍寶盜不發陳叔達問事鬼神之道子曰

敬而遠之敬謂不敢無之問祭子曰何獨祭也亦

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三者不同古先聖人所以

接三才之與也周禮祭天曰祀祭地曰祭祭宗廟

也分而接之則配祭達茲三者之說則無不至矣

天而天人統和祭叔達俛其首因問祭得天人之子曰王

才之與耳道故俛首思之甚子曰王

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密其接下也温其

臨事也斷猛字景略為符堅相議赦而青蠅泄之

素然後舉密矣兵至鄴而遠近怙然温矣先黜或問蘇綽子曰後人也曰其道何如子

賢斷矣蘇綽字令曰行於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綽後周文

帝時為尚書掌機密長於筭術申韓之問牛弘子

學厚於用法非正道故云太平則亂問牛弘子

曰厚人也牛弘字里仁隋文時作相宣執而子觀

田魏徵杜淹董常至子曰各言志乎徵曰願事明

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直而遂淹日願執明王之

法使天下無冤人誠而厲常常日願聖人之道行

於時其動常也無事於出處其靜子曰大哉吾與

常也可與權可與至子在長安曰歸來乎今之好

異輕進者率然而作無所取焉仁壽四年在長安

喘輕率文辭不根道義苟媚子在絳絳州程元者因

薛收而來元門人子與之言六經元退謂收曰夫

子載造彝倫一匡皇極微夫子吾其失道左見矣

晉尚虛言至南朝淫靡左道變雅子曰蓋有慕名

而作者吾不為也虛名叔恬曰文中子之教興其

當隋之季世皇家之未造乎將敗者吾傷其不得

用隋敗將興者吾惜其不得見唐興其志勤其言微其

事以蒼生為心乎時門人千數至卿相者十文中

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也拾兩漢將安之乎

之往也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怨統天下乎仁

文帝感縱縈去肉刑義若武帝殺鉤弋防后族之

亂公若明帝不許管陶求郎怨若章帝救楚王徙

者是其役簡也其刑清也君子樂其道也小人懷

其生也怨四百年間高祖至獻帝四天下無二志其

也

有以結人心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舉也禮樂者王

道淳則舉漢雜霸子曰王道之駁久矣雜禮樂可

以不正乎禮論樂論大義之蕪甚矣蕪詩書可以

不續乎續詩續書子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

讓終焉舜大也必也有聖人承之何必定法承聖

何其常法之有其道甚闊不可格于後後若無聖夏商之

道直以簡故以放弑終焉湯直伐必也有聖人扶

之何必在我我謂其道亦曠不可制于下下若有

無君之心如有用我者吾其為周公所為乎承則

承可以扶則扶子燕居董常竇威侍子曰吾視千

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

經制大備一謂堯舜湯武一歸于道也公羊傳曰

大備謂設官分職制禮作樂也禮後之為政有所

持循一本作脩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

道則一而述作大明謂吾道一以貫之是也述詩

日述者後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元位則修千載

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時異千載

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當子曰常

也其殆坐忘乎顏子坐忘靜不證理而足用焉靜則

也本性則不待外徵物理而後致思則或妙妙謂

用也如此則當其無有證之用雖不證理而未能無思故曰思則或妙以解上文

其殆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

門人曰徵也至或曰未也門人惑子曰徵也去此

矣而未至於彼已離中賢之見然或問彼之說子

曰彼道之方也達者無方未達者迷焉故必也無

至乎待至彼然後見道亦未為達者也猶一隅以

人與神道並行無所不至董常聞之悅自至門人不達若房

未至彼安能無至故不達董常曰夫子之道與物而來與物而

去致知在格物物格然後知至是以來而應之若

方非至曠惟幾妙乎萬來無所從去無所視去來

則何有來薛收曰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無所

混然圓神若大衍子謂程元曰汝與董常何如程

元曰不敢企常常也遺道德遺猶忘也道大而無

是忘元也志仁義志求仁則仁志求義則子曰常

則然矣而汝於仁義未數數然也數數其於彼有

所至乎由專至子曰董常時有慮焉特謂時中

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然其餘則動靜慮矣其餘程

思則或妙慮必時中薛房魏

革慮非時中然會其有動靜則慮之耳猶子曰孝

顏回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而已哉薛收行無負於幽明

明子於是日弔祭則終日不笑於首陽山以免此行全幽

明其才富其學贍或問其道子曰述作多而經制

淺其道不足稱也器謂才學而已若加之識子謂

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壽字永祚著三

王沈撰魏書華耀續成之壽乃具吳蜀謂范甯有

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眾傳范甯字武子為段梁

羊失俗駁梁失短皆諱子曰使陳壽不美於史遷

固之罪也史記雜黃老之道壯姦雄之詞漢書又

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劉向理穀梁

各生一家而不能貫聖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史之

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且務廣記而不原春

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且爭衆傳而不

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微淮南王聘九人明易

九師三傳作而春秋散丘明皆孔子門人賈瓊曰

易

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白黑渝正色。是

非相擾能無散乎是非擾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

后蒼所傳為齊詩韓嬰所傳為大戴小戴禮之衰

也二戴因曲臺記論於石渠成禮書殘於古今孔

國家裁科斗尚書以今文易之詩失於齊魯齊韓

劉歆別得古本奏立古文尚書汝知之乎賈

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

人聖性神受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人能必也傳又

不可廢也傳之在師得之在已所傳有限所得無

萬世自淹自得之皆神契其道不盡由師明矣孟

子曰君子之深造於道也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

庶之安居之安則取諸左右逢其原子謂叔恬曰

汝不為續詩乎則其視七代損益終憊然也七代

上憊昏也子謂續詩可以諷可以達諷時政可以

蕩可以獨處蕩滌鬱結出則悌入則孝上四德備

動天地多見治亂之情治之情樂文中子曰吾師

也詞達而已矣聖人不煩文或問揚雄張衡子曰

古之振竒人也其思苦其言艱揚雄作太玄經及

思好學竒字張衡行渾天及地動曰其道何如子

儀如揚雄之學大抵好竒多艱苦

曰靖矣

艱苦而奇未足適

子曰過而不文

不文

犯

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子人哉子曰我未見見謗

而喜聞譽而懼者子曰富觀其所與

與貧則仁與富則賊貧

觀其所取

取於義則安取於利則危

達觀其所好

觀其所為

為善則生為惡則死

可也

四者可以知或問魏孝

文子曰可與與化

後魏元氏各法始都洛陽修文與興文太和詔無帝自為之可

銅川夫人好藥

子之子始述方

伎術非事親不暇為

芮城府君重陰陽

子之兄也為芮城令子始著

陝州縣名芮而銳反

曆日且曰吾懼覽者或費日也

聖人與天地合德安在推步陰陽蓋

以事兄之心始著星曆恐門人拘忌妄習災福故特云懼費日而已

子謂薛知仁善

處俗

謂能隨俗而處以芮城之子妻之子曰內難

而能正其志

引明夷彖辭

同州府君以之

文中子高祖名彥為同州

刺史內難未詳

子曰吾於天下無去也無就也惟道之從

道

文中子中說卷第二

文中子中說卷第三

事君篇

阮逸註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入之道曰無

偏曰敢問化入之道子曰正其心問禮樂子曰王

道盛則禮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仁義著則王

仁之聲也禮者義之容也必或問楊素子曰作福

作威王食不知其他也驕且吝房玄齡問郡縣之

治秦罷侯置守子曰宗周列國八百餘年列國謂

郡縣始於此皇漢雜建四百餘載漢監秦亡之勢雖無五

等諸侯

弟魏晉已降滅亡不暇魏晉已無實故威於權臣之手吾

不知其用也觀周漢之末魏晉之促其用可知矣楊素使謂子曰盍

仕乎子曰疏屬之南疏屬山名山海經云枕汾水名管涔汾水之曲

有先人之弊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

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

下素驕故以正規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

也終巽言以拒之子曰古之為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

悅以怨悅謂知德及我怨謂知刑不得已而行今之為政者任刑而

棄德故其人怨以詐怨謂不教我而致我子曰古

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已歎反子曰甚矣

齊文宣之虐也北齊高洋以峻六御下姚義曰何謂克終子

曰有楊遵彥者寔國掌命楊隋字遵彥文宣時為尚書本史稱朝章國命

一人而巳視民如傷奚為不終言有賢臣實威好議禮

子曰威也賢乎哉我則不敢威所好者禮之文耳

情也夫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隋室禮壞賢威有心人抵治定而後議今非其時

故曰北山丈人山海經云北山之首謂文中子曰

不敢何謂遑遑者無急歟子曰非敢急傷時怠也息而

斯文矣子曰吾不度不執度德執用不常不遂得常房玄

何謂當作何為下同

賢乎哉反言謂非其所能及也

齡曰書云霍光廢帝舉帝何謂也

續書有霍光之事光字子孟先是武帝畫周公相成王圖以賜

光光盡忠輔之昭帝崩昌邑王賀賀有罪二千

條光廢之而立宣帝續書云大臣之義載于業者

有七其一曰命文中子曰書有命緣矣其有成敗

於其間天下懸之乎子曰何必霍光古之大臣廢昏

舉明所以康天下也

古若子遊河間之渚

水渚今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

丈人無名氏居音姬發詩

之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何居乎斯人也文中

子去之薛收曰何人也子曰隱者也收曰盍從之

乎訝子去之子曰吾與彼不相從久矣吾道也吾道自伊尼與荷條

丈人已來不相從也故曰久矣

至人相從乎

收問至人無名還從隱乎

子曰否

也言至人有名而難名者也今之隱者異於是獨善一身不以天下為道

子在河上

曰滔滔乎背吾願止焉而不可得也今吾得之止

乎聖人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昔常欲止而心猶有為故獻策於長安今道之不行得止矣故退

居於河曲子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

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痛隋行秦苟且之政薛收曰

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

諸侯稱邦卿大夫稱家立

社稷世奉其祀

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

襲爵通侯無罪國不除

如是之亟也

亟猶遽也

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

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也末莫賀若弼請射

於子發必中弼字輔伯平陳有武功為總管隋亡

射一發亦中的的弼自子曰美哉乎藝也六藝次古

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言藝成而

下君子游弼不悅而退子謂門人曰矜而復難乎成而

免於今之世矣弼竟子謂荀悅史乎史乎悅字仲

帝時侍講禁中依編年體著前漢紀三謂陸機文

乎文乎機字士衡作文賦及辨亡論皆思過半矣

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

則謹靈運云之係襲爵康樂公性奢豪曾為永嘉

此傲可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沈約字

制音韻好艷冶之辭梁朝士人鮑昭江淹古之猶

者也其文急以怨昭字明遠為宋臨江王參軍有

又通為宋建平主從事有罪下吳筠孔珪古之狂

者也其文怪以怒南史無吳筠疑是吳均文之誤

王筠字元禮為文好押強韻多而不精一官一集

孔稚珪字德章與江淹對掌文翰而不肯伏淹皆

在可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莊字希逸善

于樂存嘗作殿妃誅使堯門故事宋帝深衡之融

字元長文詞辨捷長於屬綴後坐罪誅此纖碎可

見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陵字孝穆陳後主詔冊皆陵為

之好裁緝新意自成文體信字子山與徐陵為同為學書文體相夸時稱徐庾此誕可見矣或問

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劉綽字孝綽兄弟名顯其舅王筠常稱孝綽云天下文章若無我當

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歸阿亡阿亡孝綽小名蓋淫詞類舅此鄙可見矣

王名子建與兄竟陵王子良及隋郡王子隆皆好文章有集傳世然志貪富貴繁可見矣謝朓

淺人也其文捷朓字玄輝為齊新安王記江惔詭

人也其文虛惔字惔持與陳後主為長夜之飲相

皆古之不利人也或或喪身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

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別詞簡約而理有法

字延年宋時為侍郎常言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平生不拘小節不營財利儉字仲寶南齊時為

尚書令好禮樂文詞風流自此謝安上宴命羣臣作樂儉獨念封禪文昉字彥升梁時掌文誥累為

太守凡饋遺與親戚以俸米散荒民當世士進無不歷其門者昉接引之常言憂人之憂樂人之樂

此心可見矣尚書召子仕潛尚書署子使姚義往辭焉

曰必不得已署我於蜀寧僻遠以藏或曰僻子曰

吾得從嚴楊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嚴君平子曰

吾惡夫佞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夫豪者

必也恪乎恪者不妄散佞惑主豪誘眾不子曰達

人哉山濤也多可而少怪達或曰王戎賢乎戎字

晉司子曰戎而賢天下無不賢矣戎典選未嘗進

空子曰戎而賢天下無不賢矣寒素近虛名天

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曹植

建魏祖欲立為太子植不自雕礪飲酒晦迹兄子

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親親表典矣房玄

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道明變今之史也耀文

空事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

詞語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

何謂四名續本一曰化天子所以風天下也

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

三曰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

四曰歎以陳誨立誠于家也

或勉焉或傷焉或惡焉或誠焉

是謂五志子謂叔恬曰汝

為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

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夷中也過則抑

皆約歸 子謂續詩之有化其猶先主之有雅乎續

中道 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 雅合天下而言也 風分郡縣而言也

子曰郡縣之政其異列國之風乎 列國變則懷其 舊俗郡縣變則

惟新列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篤 世修政教故 俗亦深厚曰我

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 曰者假列國之人 為言也我君謂天

子也言天子封建列國本求治也上 安其下則下亦安其上故云相安及其變也 變

勞而散其人蓋傷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 薄謂不 安其下

郡縣之政悅以幸其人慕 苟悅於民幸於成功 亦擇善而慕之曰

我君不卒撫我也其臣主屢遷乎 此假郡縣之人 為言也言我君

不終撫吾民使善政 不久久而屢易之乎及其變也 變苛而迫其人蓋

怨吏心之酷也而無所傷焉 吏苟一時急功 則政酷民怨雖有

善政未及行也魏徵曰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不

怨郡縣之政變怨而不傷何謂也子曰傷而不怨

則不曰猶吾君也 民君本國諸侯亦 猶諸侯君天子吾得逃乎何

敢怨 不可逃避 不敢怨怨而不傷則不曰彼下矣 彼謂郡縣 長下猶去

也言終 替去吾將賊之又何傷 賊害故曰三代之末尚

有仁義存焉 邦家有 社稷故六代之季仁義盡矣 牧守無 子孫故

何則導人者非其路也 不以正路 使人由之子曰變風變雅

作而王澤竭矣周先王之澤變化變政作而帝制衰矣

漢諸帝之制子曰言取而行違温彦博惡之弟貞觀中

為御史大夫有才辨官終僕射面譽而背毀魏徵惡之直同子

曰愛生而敗仁者其下愚之行歟觸情殺身而成

仁者其中人之行歟強仁非遊仲尼之門未有不

治中者也殺身若子路結陳叔達為絳郡守下捕

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者原之以觀其後容其

刑之未遲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

父矣隋季如苟非君子焉能固窮小民窮導之以

德懸之以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容在德薛收問

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

行也夫廢肉刑害於義義象秋也天不為人損之

可也刑不濫衣弋綿傷乎禮禮象夏也君不以中

焉可也則偏下雖然以文景之心為之可也不可

格于後本心在愛民節用不意其子曰古之事君

也以道不可則止直今之事君也以佞在無所不

至所至子曰吾於讚易也述而不敢論述謂修之

理吾於禮樂也論而不敢辯論謂別立吾於

詩書也辯而不敢議辯治亂之事不敢或問其故

子曰有可有不可或曲而中或肆而隱各有與義

不可不可繫窺是故有可以述則述曰夫子有可有不可

可乎子曰不可天下之所存也我則存之者也

夫經天下之公言也故我續而存之者耳非我自可否也子間居儼然其動也

徐若有所慮貌其行也方矩步也若有所畏禮其接

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溫溫然如有就敬愛

子之服儉以潔無長物焉長剩也綺羅錦繡不入于

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黃白取自然絲色婦人則有青碧

染之易者子宴實無貳饌不重味食必去生味必適適中果

菜非其時不食曰非天道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

道也皆保真性者也鄉人有窮而索者索求曰爾於我乎取

無擾爾鄰里鄉黨為也周禮五家為鄰五鄰為里五州為鄉五族為黨我

則不厭鄉人有喪子必先往匍匐反必後未忘哀子

之言應而不唱問則應不唱始唱必有大端人言所不及則唱之子

之鄉無爭者近易或問人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

善則曰未嘗與久也子濟大川有風則止不登高

不履危不乘悍悍馬不奔馭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

春鍾以往曰吾非從大夫也春草器鍾鐵也非大夫則從行春布付反

鍾楚銅川府君之喪洽反勺飲不入口者三日營葬

具曰必儉也吾家有制焉棺槨無飾衣衾而舉帷

車而載飾謂漆飾也衾帷下者生所御物塗車芻靈則不從五世

矣禮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孔子謂芻靈者善謂偏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既葬之日

自仲尼已來未嘗無誌也於是立墳高四尺不樹

焉孔子曰我東西南北之人不可弗識也封之崇四尺子之他鄉舍人之家

出入必告既而曰奚適而無稟言人動萬春

鄉社所居鄉名社祀句龍子必與執事翼如也執如翼如恭貌

芮城府君起家除服為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

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清極直而無執直甚曰何

以加乎子曰太和為之表清而外和至心為之內內至

行之以恭守之以道恭外道內退而謂董常曰大厦將

顛非一木所支也言隋將顛非子曰婚娶而論財

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

德焉不以財為禮引古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禮納

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綱之首不可廢

吾從古夫為婦之綱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

為詐我則好詐焉不為誇衒若愚似鄙今人以為
耻我則不耻也子曰古之仕也以行其道道行人今
之仕也以逞其欲厚已力難矣乎難致子曰吏而登
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其秦之餘酷乎周禮胥吏執
之以政教也春秋有功賞邑而已非假之古者士
以各器也秦政酷故用吏才而官不授德
登乎仕士謂俊造也吏執乎役役力祿以報勞官以
授德祿及勞者一身而已子曰美哉公且之為周
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
承而宗祀不絕也不屑不介意也迹謂攝位內實

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
亂不作達道制禮作樂也公深乎深乎安家者所
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奉文武業必
寧國故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
厚民易以興無德易以衰曰者周公云也卜洛相無功
作五斗先生傳王績字無功子之弟也不遇時則
以見子曰汝忘天下乎言未能縱心敗矩吾不與
也責其敗人倫之法

文中子中說卷第三

